

21世纪的“师说”

□文学院 陆佳颖

提起教师这个敏感的群体,当代社会普遍存在两个极端,即“泛师论”和“师神论”。不明白?你且听我慢慢道来。

手机是当代社会大多数人无法离手的物件,短视频自然也水涨船高,其内容质量却良莠不齐,但我们不难发现,网络世界中却毫无缘由地冒出了许许多多的“老师”。自然了,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能在一个大众的平台为我们科普知识的确利国利民。可是,其中不乏有诸多浑水摸鱼者。流量明星、网红吃播、三教九流,哗众取宠者芸芸。更有甚者,顶着一幅为人师表的模样,却信口开河、漏洞百出,让广大网友交了不“智商税”。

一日,吾家小妹抱着手机,捧腹大笑。出于好奇,我便也凑了一凑热闹,还未细瞧,一个满面油光的女子的硕大的脸庞陡然出现在眼前,霸占了整个屏幕。她边大口地吃着眼前的酸奶捞,边用一种几近诡怪的语音语调教着各种水果的读法。其音也,如锈铁划过硬,尖细刺耳;其调也,一字三转、回环曲折,如积食过肠,令人作呕;其速也,忽而骤驰、忽而略读,令人一头雾水。高达数万的爱心点赞刺痛了我的眼,再定睛一看,她竟以老师自称,正在“传道授业也”,试图将自己的“独家语言”传授给更多网友。在她放荡不羁的笑声中,“老师”一词在我脑海里不断放大、再放大……

师者,何以师也?古有孔子,弟子三千,教之以仁义礼乐、四书五经;后有蔡子民先生,春风化雨、兼容并包,开“学术”与“自由”之风;现有最美支教老师,逆行乡村,照亮了无数稚子心中的梦想和希望……老师,是一种职业。师者,却未必仅仅囿于老师,他可以是教你以一技之长,授业于你的师傅;也可以是卓有远见,解你之迷津、教你于穷途的贵人;甚至可以是,教你以为人、正你之作风的传道者。言而总之,为人师者,当德以配天地、才以过凡人。

我之所以把教师称作一个敏感的群

体,不但是因为广大网友们喜欢随意拜师学习,更是由于当代社会普遍倾向于将老师视为神的代表。这份感情和认知自然包含着我们对老师这份职业的尊重与敬爱。可是,有时却会因此而伤害了老师的权益,也大大限制了教学的发挥空间。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是我们听到最多用来赞扬老师的话语。可你细细品来,其中的潜台词“只有倾其所有、至死不渝的老师才是好老师”的意味却呼之欲出。不可否认,支教乡村、重病上课的老师,他们都是教育界的一束亮光,是最平凡的英雄,是国家的中流砥柱。可是,这并不意味着那些既不支教又不患病的,没有看点和泪点的老师就不是好老师。

这些平凡的老师手拿书本、立于三尺讲台,上课、改卷、放学,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中为国家培养出了不同的领域、不同层次所需要的人。这些很伟大吗?不过是工作生活而已。这些不伟大吗?却又足以改变一个人一生的轨迹。我人生中的一位恩师在教师节感言中曾经说道:“我凡事对结果要求不高,做班主任或是任课老师,我从没奢望过做一个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只要他们在学校能按照学校、老师的要求较规范地做好一个学生该做的事,我就很满意了。”师者,如光,微以致远。毕业季时曾很流行过一段话:“你们的人生我只能送这一程,本次列车已经到站,我原路返回,你们远走高飞!”

如果师生的相遇注定是短暂的,那么,我希望,这一段旅程是充实而又美好的。但无论如何,我只想对她说:“山高水长,我念你在我心上……”三生有幸,可以在空白纯净的年华遇到了那个手执五彩画笔的她,为我的人生轻轻描摹出了淡淡的线条。愿你们的心底也有一个努力的理由和坚持的动力。

教师节来临之际,愿我的那个她平安喜乐、桃李天下!也愿天下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

吾年方十九,于幼时六岁入学堂,承师恩。初时如苍白画卷,只世间一滴浊墨便惹面目全非,满目苍凉,更甚为祸世间,祸乱纲纪。是你拥我入怀,教我明辨这世间的是非善恶,为我荡平前行时所遇的魑魅魍魉。谓我之忧而忧,感我之痛而痛。教师一词赋予了你责任但更是我的幸运。所幸在这时空的一角正好遇见你,或深或浅,但不偏不倚。

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生活也不是非对即错。正因如此,这世上的束缚实在是太多太多,我们的生活便像是带着脚镣起舞,俯仰一世,哪怕踏碎星河,风华绝代也跳不出那被困住的方寸之地。但所幸你来了,你的出场从来不是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彩祥云,你只是与我遥遥呼应,从不安排我的人生却又时刻为我的前程而花费心血。为我解开脚腕枷锁的那个你,哼着陌生乡音走进我的生活里,正如杜甫的诗中写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风化雨,滋润万物,默默无言,乘风而去。

你教会了我识文断字,教会了我与人交际,还教会了我如何实现人生价值。是你用蘸染了岁月的笔墨,在我的人生卷轴上画出了一道道波澜壮阔,一条条波光粼粼,添上了花草树木,鸟兽虫鱼。让我的世界上有了昼夜更迭,四季轮回。

他们说教师是一种崇高的职业,不知为何“崇高”二字总给我一种将你束之高阁的感觉,这与我的感触恰好相反。于我而言“亲近”二字

倒更为贴切。他们将你视为灯塔——指引前行方向,视为红烛——燃烧自己照亮前行的道路。这种看法在他们的感触里或许很切合实际,但你给我的感觉不是这样的。你不是死物,你是鲜活的,并无冒犯之意,我只是将你奉若神明,但是是那种食人间烟火,个性鲜明,情感丰富的神明。我想你想要的师生关系也从来不是高对低,上

对下,尊对卑,你与我亦师亦友,与你相伴的时间于我当今年岁而言已约莫占了这年华的一半。初见是惊鸿一瞥,重逢是始料未及。在我生活留下浓墨重彩的你,如何淡漠这师生情谊?

感激之情无法用这冰冷的文字表达,我想你最想看到的是你的学生将来能发光发热,实现当初你所教的人生价值。那时你也能骄傲地跟旁人说这是我教过的学生。你所要的总是那么耐人寻味,明明是我自己的辉煌与成就,你却也高兴地像个小孩。明明是为了我的生存之道,而你却把它当成了最好的回馈。教师一词真的很朴实无华,他与父母一词很像总是希望我自己能变得更好,两者在这方面就像是只差了一个上岗证。

我感念你,不仅仅只是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哪怕日后离了校园也会念念不忘。你我之间的师生情谊不过分的激烈却又悠远绵长,淡淡的像夜风散开几圈涟漪。或许在某个不经意的时节里又会突然想起了你,也希望桃李满天下的你仍记得曾有过这么一个不怎么聪明的我。

映日花常开八韵

□离退休工作处 曹广庚

题记:生于龙年,已飞度八十春秋,生命不息,当赞歌不止,重阳感怀,谨谢慈恩。

龙脉

九九登高处,云龙荡胸怀。
龙族十四亿,一样龙血脉。

长城

九重传递,神驰嫦娥爱。
谁领中华舞?长城挥彩带。

长江

才洗新冠疫,又战暴雨灾。
慈母追梦曲,越险越精彩。

泰山

坚挺眺东岳,底气呼南海。
体制已显秀,命运共主宰。

红日

东方升红日,巨龙福祉来。
民心葵向党,复兴花盛开。

征途

珠穆朗玛峰,五星红旗踩。
路比山高远,神舟正豪迈。

莲花

黄山莲花峰,醒狮舞莲台。
天作仁和美,正道扫阴霾。

祈愿

行年八十载,望九可期待。
愿作无穷碧,映日花常开。

他为我摆渡

□文学院 曾利婷

“人要一半圣洁,一半庸俗。”这句对《死亡诗社》里约翰·基廷老师的评价意外地适合我的语文老师。

他是个特别的人,不像是个中学老师,倒像个旧时不得志的穷秀才。几件洗得发白却很整洁的衣服每天换着穿,时常看见他提着一袋子菜骑着小电驴在学校里穿梭的身影,我想,这是个看起来潦倒却很有烟火气的老师。

偶然一次读到他的文章,顿时眼前一亮,他平静从容的文字下有暗藏的波澜,我能感觉到他对文字的严谨,细读文章,发现竟无一字是多余的,每个词都用得准确而有力。

他上课时亦是不同的。讲诸子散文时,他会同我们说广纳百家的稷下学宫,讲春秋时期各家思想碰撞出的辉煌灿烂的文明;讲写作时,他会声情并茂地朗读同学的习作,跟我们说文字的魅力,说文章中要有值得人反复咀嚼的地方,他总是妙语连珠,时常令人醍醐灌顶。

“很多时候你们没必要刻意去模仿他人的风格,你们这个年纪的文章自有一股灵动的朝气,自有蓬勃的生命力。”这句话在我心间留存至今,他让我知道了文章的许多可能性,也是第一次有人对我说:“你要敬畏文字,你写出来的东西皆是你的作品,认真对待,不要让你的墨水肆意流淌。”

“教育的根本在于学会自我思考。”他真的贯彻了这句话,他将我领入一个绚烂的、色彩斑斓的世界,让我学会欣赏文学和语言,让我无限的拓宽视野,知道这人间有各种形态的美。

讲诗的时候,他总是陶醉其中,美妙的语言从他舌间滑落,他爱念诗,也爱写诗,我曾见过他的几首小诗,其中一句令我印象深刻:一灯微世界,几卷大乾坤。我不由想象,一个教学晚归的书生,推开沉重的木门走进屋内,点上一盏油灯,照亮书桌的一角,摊开一卷书,然后沉浸其中,浑然不觉窗外逐渐泛白的天色。这也许就是一个读书人的乐趣吧。

我时常翻阅他的文章,感慨读书和作文真的可以是一个人毕生的事业,即使只是在一个小镇当一个不起眼的中学老师,他仍未忘作为一个读书人的本分,仍然保留对文学的满腔热爱。我记得他有一篇文章,写的是“从来耕读好传家”,不少卷帙浩繁的中国文化史著作,对于源远流长的华夏耕读文化传统长期视而不见,在有关的著述中未著一字,令人开卷之余稍觉遗憾,于是在浩瀚的典籍里搜集了有关“耕读文化”的所有记述,并阐述了他对耕读文化的理解与实践。尽管他的读者并不多,但他每一篇文章,都是尽心尽力而作。

他给自己取的笔名叫“渡船老子”,和几个朋友一起建了一个公众号,在上面发表了一些他所欣赏的学生和爱好写作的上班族、家庭主妇的原创作品。他说,之所以叫“渡船老子”,是希望能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为愿意欣赏文学、热爱文学的人摆渡。

我想,我最初对于文学的兴趣,皆来源于他。虽不知此后能否再见,但我会铭记这些他为我摆渡的日子,以及那些船在航行时激起的浪花。

先生不朽

□外语学院 颜超博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龚自珍离京前扬鞭望着落日如此感慨。“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鲁迅先生在《三闲集》中如是说。春泥与腐草,二者皆是在世间变幻中始终如一地托举出新生,而先生,则是立于三尺讲台,用日渐佝偻的脊背挺起拔地而起的万千栋梁。

“国将兴,必责师而重傅”,习近平总书记称教师撑起的教育体系为“一支了不起的力量”。自古以来,人才与教育体系都是国之大事,正所谓国之兴系之于青年,青年系之于教,教系之于师,千年之前的“尊师重道”到如今的“百年大计”,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16岁的丰子恺喜理化生,遇到李叔同先生之前从未想过会穷极一生钻研艺术,用他的话说便是“李先生的几句话确定了我的一生”。当时李叔同“才子”之名家喻户晓,“士识器而后文艺”的教育理念更是为当时的上海文人所津津乐道。在先生的艺术熏陶下,丰子恺苦学音乐与绘画,成为远近闻名的通才与奇才,一首《送别》成经久不衰的佳作。

功有所成名有所就的丰子恺对恩师李叔同先生愈发尊敬,在先生50岁寿辰的信中回应称“世寿所许,定当遵嘱”——只要我仍活在人间,就一定遵循先生的嘱托!他紧跟李叔同先生步伐,在教育领域立下自己的旗帜:“刻板的教育蔑视青年的个性,束缚人的自由。”他称这样的教育为

“专制的教育法”,称这种教育下的孩子为“可怜的孩子”,并倡导平等对待孩子以走进孩子内心的教育理念。正所谓薪火相传,当年课前课后都深躬一次的李叔同先生,培育出了同样强调“以人为本”教育方式的丰子恺先生,先生之风,世代相承。

鲁迅称寿镜吾先生为“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启蒙老师不合主流的处世法则亦对鲁迅影响深远,不为封建王朝培养鹰犬与奴才的爱国思想也对鲁迅日后弃医从文拯救旧中国麻木思想的行为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鲁迅也以自己的文字与举止影响着同时代的青年学者,他接待过的青年超过500多位,亲自给青年的回信就多达三千五百多封,对青年的勉励与期待在其作品中更是随处可见,身体力行培育青年学子,先生之风,永传不朽。

不论是百年前风雨飘摇的中国,还是如今高速发展的中国,不论是位于一湾淤泥,亦或一寸困兽之地,先生们都如一,甘做春泥与腐草,以德育人,以先生之风幻无尽天地之想,成世间栋梁之才——先生,不朽!

师恩

□机械学院 史桓玮

